

花样年华

黄芳



着我的鼻子去寻找，光秃秃的灌木丛中，数条不足半米高的枝干上，缀着几朵鲜黄、红色的花蕊，蜡质的花瓣，低低垂着眼眸，楚楚可怜的模样，而香味却孤媚子一般缠绕着，

“天官点酥作梅花，此有蜡梅禅老家”，莫非是蜡梅？我心中一惊！“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馨口的蜡梅花”，年少时在一首散文诗《雪》中读到过蜡梅，却一直未曾亲眼见，现在眼前这小株，与梅同时开花，香又相近，色似蜜蜡，必是蜡梅无疑。

偶然邂逅，一见倾心。自此，每到水瘦山寒时，都要到园中寻梅。不过，蜡梅树太小，常被忽视。何况人们大多眼睛朝上，喜欢赏梅花，你跟他讲，这里有一株蜡梅，他顶多回应一句：哦，蜡梅，打量几眼，便自顾往前，转角即忘。谁会用心区分蜡梅与梅花，搜寻蜡梅的前世今生？更懒得去了解当年苏东坡和黄庭坚见黄梅似蜜蜡，遂将它命名为“蜡梅”，由此名噪一时，鼎盛京师的故事。

湖边有棵很大的蜡梅哦，爱好摄影的朋友告诉我。阳光晴好，闻讯寻梅。老远传来阵阵幽香，干练精神的褐色枝条上挂满了鹅黄雀嘴儿，每个雀嘴都是五瓣儿，围成一个小盅，高高低低，叽叽喳喳，像一个个小太阳，又像一群明眸皓齿的女孩子在和你打招呼，仿佛说，再不来，就要错过最美相遇了！原来蜡梅，除了香，也是有青春期的，其青春年少的样子真美。

“胆样银瓶玉样梅，北枝折得未全开。”很想弄一枝蜡梅斜插在窗前，但我不能随意掠取，何况也不忍下手。花店有澳洲蜡梅出售，与眼前品种不同，枝干类似松枝，花儿挑于枝端，小小的五瓣，薄薄一层蜡质，像一只袖珍养鸟，有红有白有黄，生命力很强，清水中可以养两三个月，天寒地冻中，独酿一盅芬芳，以此代替蜡梅蕴藉岁末晨昏，也是不错的选择。

今年春，索性在网上买了株蜡梅种在乡下院子里，这样，冬天便可随时与蜡梅相对了。前几日回老家，发现不足一尺高的蜡梅树挂了四五个花苞，鼓鼓的，蜡染独有的橙黄，仿佛就要咧开似的。有一朵已绽开，害羞地低着头，我只得趴下，把相机架在地上，还是拍了个模糊的照片，糊就糊吧，想到以后每年都有蜡梅相守，便无比自足。

蜡梅开时，正值天地萧条的腊月。蒹葭暮了，鸡冠花萎了，凌霄匍匐成冬蛇，强劲的芒草也丢盔弃甲一地，只有雪与之唱和，哪怕地老天荒。可我知道，梅雪轰轰烈烈热恋中，一个个芽苞正在沉寂荒凉的地底下，紧锣密鼓地准备，只消春节后一缕春风，一声春雷，呼啦啦醒来，开成一片海，闹成一团火，染成一匹霞，浩浩荡荡装扮人间绝妙的“花”样年华。



一早跨入电梯，准备下去喝咖啡，看见新鲜亮丽的蔡老师笑眯眯站在电梯里。“干啥去啊蔡姐？”她是我一个单位的，退休好些年了。“烫个头过年呗！”“理发店不都是九点才营业吗，现在才八点！”我诧异了。“快过年了，店里生意好，忙不过来，这几天啊，提前开门，推迟打烊，我早点去排个位子。早餐都没来得及吃呢！”这不巧了，我正好去吃早餐，给你带份。”一出电梯，蔡姐就哼着小曲儿，迈向小区里熟悉的理发店。

推开理发店的门，暖烘烘的热气裹挟着洗发水和烫发药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店里热闹非凡，老板小李忙得脚不沾地，一边熟练地给顾客涂抹染发剂，一边扯着嗓子招呼新来的客人。墙上的日历被空调的风吹得沙沙作响，崭新的“福”字贴在镜子一角，格外喜庆。等候区也坐满了人。有的翻看着时尚杂志，眼睛不时瞟向正在做造型的顾客，满心期待；两个小姑娘头碰头兴奋地翻看手机里存的烫发图片，似乎还不能决定烫哪个发型。蔡姐头上裹着白毛巾，看来已经走上了美发程序，她接过早餐，说一做好发型马上拍图发给我，作为买早餐的报答。

我正陪嫂子在商场逛着选购新衣服的时候，蔡姐给我发图片了：“满头蓬松的大卷显得发量多了不少，人也更精神。”看来这是对新发型很满意。她留言说：“今年特意没有染发，上了年纪，有白发挺正常。”我回复：“还是记忆中优雅的姐姐，只是岁月在你头顶留下了几缕月光。”

就要好好“作”一把

江滔

我问嫂子，怎么没看见侄女萌萌一起来买衣服呢。她说萌萌约了同学做美甲去了。待我们逛累了找了家甜品店坐下来休息，刚做完指甲的两个大学生也过来了。两个女孩兴奋地又开五指举着手掌秀她们刚做好的指甲——萌萌的指甲整体为淡粉底色，甲面有流动的渐变细纹，恰到好处地点缀着几颗水钻，似小仙女的魔法指尖；萱萱的则是“海绵宝宝”的卡通形象，色彩明亮，萌趣十足。萌萌忍不住感叹：“我们学校旁的一个小区，有个美甲师小有名气，听说做一次美甲得888元，耗时四五个钟头，真好奇做出来的效果。不过这价位我可消费不起。”萱萱点头附和：“还是这里性价比高，适合咱们学生。”听萌萌说，这个美甲店温馨小巧，墙上刷着奶呼呼的浅黄色，店里有许多绿植，还有一只会说“你好”的鹦鹉。美甲师是个斯斯文文的女孩子，先细心地跟她俩沟通，问清楚二人喜欢的风格，才开始推荐适合的配色，这恰到好处珍珠、水钻、小配饰，多专业！”

晚上，好友微信群响个不停，原来湘子和月月相约去做医美，想让肌肤以最佳状态迎接新春。湘子说她们去正规的医疗美容院咨询过了，她长期熬夜，皮肤暗沉粗糙，医生推荐做光子嫩肤，利用高能激光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改善肤色不均和毛孔粗大问题；月月则被干燥和小细纹困扰，医生给她安排了水光针项目，通过微针注射为肌肤深层补水，增强肌肤光泽与弹性。“哟，都上科技与狠活了！得花多少钱啊？”海宝调侃道，“我前几年纹的眉，色彩淡了，只要去纹眉店加深下颜色……”湘子发了个心疼钱的图，说：“有点心疼，不过姐们自己能挣啊！”月月配图三个笑脸：“女人的样子，男人的面子，带个漂亮老婆回老家过年，哪怕再普通的男人也让人觉得不平凡！”群里姐妹姐妹笑作一团，有人就提议年前出来聚一下，兔子弱弱发声：“刚去漂了唇，现在肿胀成两根香肠状态，不能见人……想在新年聚会中拥有娇艳唇色的兔子要独自蛰伏几天咯。”看来大家都在为变美悄悄努力，我还真有些期待她们焕然一新的模样。

空气中的年味儿愈发醇厚。“窗明几净春风漾，室雅人和喜气徊。”年货足储房，腊肉挂满梁。”未止于此，迎接新年的仪式感，对于女性，还是喜欢来一场美的狂欢……是的，女子天性爱“作”，这大过年的，就要好好“作”一把。



长沙北山慢时光 (二首)

冯建武

观回头是岸石刻

刻那么高的字
仰望很久才看得清
扭过头来俯视
才明白它的意思
不知写作的人
为什么把心思
搁在这连路都没有的山腰
他的目光是否一直朝前

惜字塔

随意地建在路边
为的是让人更靠近
当字纸无人焚烧
你就像荒野长着的一株草
孤零零地自诉往事

世间的事
都如这上山观景
几千年的摩崖
石头冰冷温暖
人登高
觉随身而悟在心

我在你旁边也站成塔
仿佛一群秀才点燃酸甜苦辣
好想把你里面的灰烬打包一点点
犹如捻走灵感
哪怕涂鸦寂寞
也沾些气学点范

潇湘相诗会

把日历的最后一道帷幕
拉开
新年就向你走来

新年身着崭新的
中国红，站在第一页上
她含情脉脉地向你微笑
向我致意

新年这个模特
只站一天，为了这一天
她已等待了364天

你是我的春天

这粒红豆，是为你
种在心里的

你是我的春天
我只为你发芽
开花
挂果

“年兽”来了

黄诗慧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守岁，欢声笑语不断，空气中都弥漫着温馨与喜悦。

“年兽要来了！”外甥女突然宣布，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那个传说中的神秘生物。这个提议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好奇心，大家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年兽的模样和习性。

“年兽是什么样子的？”我问。
“凶猛而又可爱！”外甥女兴奋地回答，她的脸上洋溢着自信与期待，“我要扮演年兽，给你们一个惊喜！”

深夜，一阵奇怪的声音突然传来：“嗷呜——”只见外甥女用卡纸和毛绒球制作出了夸张而又有趣的年兽头饰，还用印有夸张花纹的床单当作兽皮披在了身上。她站在镜子前，双手弯曲成爪状，一蹦一跳地模仿野兽的动作，嘴里还不停地发出“嗷呜嗷呜”的叫声，模样别提多滑稽了。

“年兽来啦！”屋内的气氛从温馨闲适转为紧张又兴奋。只见外甥女戴着精心制作的年兽头饰，身披兽皮，像一只真正的年兽一样冲进了屋子。她的脸上涂满了红色的颜料，眼睛瞪得滚圆，嘴巴张得大大的，露出两排锋利的牙齿。她的双手弯曲成爪状，指尖还套着锋利的指甲套，看起来既凶猛又滑稽。

“快跑啊！”有人大喊一声，众人纷纷四散奔逃，寻找着可以躲避年兽的藏身之处。外甥女见状，更加得意地咆哮起来，她像真正的野兽一样在屋子里横冲直撞，追逐着那些惊慌失措的人们。

我躲在了沙发后面，屏住呼吸，生怕被年兽发现。可是，外甥女的眼睛却像雷达四处搜寻着目标，她很快就发现了我的藏身之处，于是像饿狼一样扑了过来。

“救命啊！”我大喊一声，从沙发后面跳了起来，拼命地往外逃。可是，外甥女却紧追不舍，她的速度比我快得多，很快就追上了我。

“哈哈，抓住你了！”外甥女得意地大笑起来，她伸出爪子在我的脸上轻轻地挠了一下。虽然只是轻轻地挠了一下，但我还是感到了莫名的恐惧和紧张。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模拟鞭炮的玩具枪，对着外甥女扣动了扳机。“噼里啪啦——”模拟鞭炮声震耳欲聋。外甥女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浑身一颤，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年兽怕鞭炮！”有人喊。
“新年了，赶快放鞭炮！”我们点燃了一挂鞭炮，

果然，外甥女听到鞭炮声后，立刻变得惊慌失措起来。她像被吓到的兔子一样四处乱窜，寻找着可以躲避鞭炮声的地方。

室外，迎接新年的鞭炮声此起彼伏。转眼间，不见了“年兽”的身影。

“哈哈哈，年兽被吓跑了！”大家纷纷从藏身之处跑了出来，欢呼雀跃地庆祝胜利。

不一会儿，外甥女卸了妆，双手抱头来到我们之间，顽皮地笑了。

本版梅花均由易衡卫画

一盏半灯火

王宏

天地憋足了劲，酝酿着过年的氛围。风不大，裹挟着雨丝飘飘摇摇，看着柔柔的，碰着脸颊很是冰凉，昂首阔步在外锻炼的我，低下了高昂的头。

这是今年的最后一跑了。夜色，浸润着高楼里的白色灯光，光线弥散开来，模糊了，缥缈在雨雾之中，近处高高的香樟树，浓墨重彩，勾勒出夜空的辽远，灯光愈发朦胧，是云里的星光，还是雾里的灯火？

我在寻找两盏灯，找着找着，雨丝没那么冰冷了，温润着脸颊。

“姐姐，我回乡下了，爷爷奶奶叫我先回家，刚刚干了鱼塘，要给我做最爱吃的鱼头火锅，再三喊我回去包饺子、做蛋卷、搓肉丸子啊，都是你爱吃的，过几天我和妈妈过来接你回乡里过年。”读初二的小钰前天给姐姐小睿发了短信，小睿在重点高中读高三，腊月廿五才能放寒假。这两年，就算等到每天天黑，妹妹都要等着姐姐一块吃晚饭。

拗不过爷爷奶奶千叮万嘱咐，这会儿，妹妹还是先回乡下了，二三十里外湘江西岸水乡，一条叫幸福渠的水渠流过家门口。快过年了，鱼塘、沟渠、菜地、柑橘林、小黑狗、成群的鸡鸭，早已占据小钰脑海。要是暑假，小钰还会用大拇指粗的竹子自己做钓竿，随手就能钓上几条鲫鱼。过年包蝴蝶饺子更是小钰的绝活，瞧，那饺子小巧精致，一如小钰灵巧的双手，像极了蝴蝶，那翅膀拿捏得薄薄，轻轻的，像是要飞起来，搁盘子里，一溜儿一个模样，像是机器做的。这四五年来，过年包饺子成了小钰的“保留节目”，当然，蛋卷、肉丸子做得同样漂亮，过小年了，爷爷奶奶哪能不性急催小钰回乡？

寒风冷雨中，我寻找着小睿做功课的那盏灯，穿过雾霭，我想寻找一种宁静和亮白，敬佩自己，这些年“冬练三九”的决心仍在。

不知不觉，思绪溜号了，怎么想起明早该去哪吃早餐这档子小事了？平时爱光顾小区旁那家津市牛肉粉店，前几天和老板健哥聊得起劲，他还说今天一大早一家三口将回老家过年，记得那会儿我连说了几句祝福新春的话。

健哥和老婆是妥妥的90后，勤劳干练，带着个虎头虎脑的胖小子。两口子把正宗的常德牛肉粉带到了这里，三四年光景，把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店做得红火火，还买了套三室两厅的商品房，新家、小店、幼儿园围成“品”字形，一个用乐观、踏实和勤劳写成的“品”字。

今夜，健哥家的灯肯定是关着的，可我还是下意识在点点灯火中寻找健哥家那一盏。

那天吃五香牛肉粉的时候，健哥聊到了家乡澧阳平原一带的过年习俗，听得我一愣一愣的。农历小年开始，他们那里家家户户搞大扫除、置办年货，准备团年饭更是热闹，烧烧肉（类似扣肉）、蒸粉蒸肉、包蛋卷不亦乐乎。大年三十，父辈们竟早起做团年饭，有趣的是，吃饭时不得开门，就算先吃完也不得离座，等所有人吃完才能起身，然后依次沐浴、穿新衣。除夕夜守岁，到了11点多钟，长辈开始关闭“财门”，直到午夜12点，中间不得开门，不得往外倒东西，12点一过，新的一年开始，全家洗手洗脸，放鞭炮……

当然，健哥说的年俗也不全是新鲜的，有些习俗和我们这边是一样的。估摸着大概位置，小城他家这盏灯，就在我眼前不远处，却亮在了五百里之外的澧水之滨，姑且叫半盏灯吧。

旧岁将辞，又逢微风、细雨、薄雾，瑟瑟夜色中，让人生出遐想，偏偏这时商场霓虹灯太亮，四射的金色光线穿过枝叶，如太阳一般耀眼，逼着我回望那些朦胧的白色灯火，点点微光，斑驳、参差，分明散发着丝丝暖气。

小睿做功课那盏灯，健哥家那半盏灯，慢慢地，烛照着我小时候的除夕之夜，土砖瓦房，堂屋中央用土砖临时围起火塘，早几个月就劈好晒干的柴火“啾啾”燃烧，搁在砖头上的大铝盆，黑乎乎直冒水汽，遇到没有干透的柴火，在我们红扑扑的脸蛋，熏出泪花几许。

烟熏火燎中，一家老小谈笑声此起彼伏，伴随着瓜子花生壳、鞭炮碎屑，撒满结实的泥巴地，熊熊燃烧的柴火，把长辈和孩童的脸，映得清清楚楚。

